

江晓原 著

12宫与28宿

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

ASTROLOGY
IN HISTORY

江晓原 著

12宫与28宿

ASTROLOGY IN HISTORY

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2宫与28宿：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 / 江晓原著.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11

ISBN 7-5382-7184-8

I . 历... II . 江... III . 占星术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 B9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3387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数：300 千字 印张：19.25

印数：1—5000 册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许苏葵 责任校对：杨碧琼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版式设计：祖彦霞

定价：58.00 元

前言

本书的四种读法

本书付梓之前，已有一些人士阅读过其中的部分内容，他们告诉我，这本书可以有四种读法。由于写这样一本书对我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尝试，我为什么不在前言中再作一次小小的新尝试呢——我将人们告诉我的本书的四种读法转述如下：

第一种读法是将本书的122幅插图披阅一遍。根据书前的本书插图目录很容易找到这些图。每幅图都附有一段文字说明。这样做可以对本书的主题获得某些浮光掠影的了解。

第二种读法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翻阅本书的某些章节。按照比较老派的观念，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应该不是做学问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一位年轻的女读者告诉我，本书的若干章节确实具有这种功能。我倒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这其实是本书的主题所决定的。

第三种读法是大致按顺序将本书阅读一遍——最常规的读法，无需多说。

第四种读法也许还不能称之为“读”，但确实是学者们经常采用的，那就是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而查阅本书的某些章节。书末的“综合索引”和书中那些令人生厌的页末脚注，主要就是为采用这种读法的读者安排的。

当然，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纯粹的事物，上面的任何一种读法，都可能引起其他读法，如果这样，那我当然更为高兴。

目录

导论

一、星占学与天文学	1
二、星占学的类型及有关观念	2
三、星占学的历史线索	4
四、天文学与星占学分道扬镳	6
五、星占学留下的科学遗产	8



第一章 美索不达米亚：星占学之源	15
第一节 巴比伦的有关历史背景	15
第二节 巴比伦星占学	18
一、星与神	18
二、国王们的星占学	21
三、黄道十二宫	24
四、五大行星	28
五、算命天宫图	34
六、三环星盘	35
七、交蚀与观测日志	36
八、彗星	39
第三节 传播四方	40

第二章 埃及：众神的星空	45
第一节 古埃及人的星与神	45
一、天狼星、尼罗河与历法	47
二、旬星与神性	50
三、星象观测与金字塔	52
第二节 希腊化时代：埃及星占学的繁盛	54
一、分野与军国星占学	54
二、天宫图与生辰星占学	58
第三节 后世西方星占学中的埃及色彩	59
一、黄道十二宫中的埃及色彩	59
二、四宫四神·《神使之书》·“大年”	61
 第三章 希腊和希腊化世界	65
第一节 染上“星占疾病”之前的希腊人	65
一、择日之说	65
二、天象迷信	66
第二节 星占学的“第一黄金时代”	68
一、从亚历山大大帝身世传奇说起	68
二、生辰星占学风靡一时	69
三、五星与七政	70
四、万事前定与否?	71
五、从希腊东行	72
第三节 星占大师托勒密	73
一、托勒密的生平和著作	73
二、托勒密的《四书》	75
三、《四书》的历史影响	78
 第四章 罗马帝国：围绕着皇冠的星占学	79
第一节 星占学中的罗马人色彩	79
第二节 皇帝身边的星占家	81

一、伴君如伴虎	81
二、皇位和皇帝死期的预言者	83
三、干预皇位继承人选	86
四、参与宫廷阴谋和叛乱	87
第三节 星占学风靡了上层社会	89
一、星占学的影响	89
二、天象迷信	91
第四节 对于星占学的怀疑	92
第五节 星占学著作与作者	94
第五章 基督教会：对星占学的矛盾态度	97
一、从“三王来拜”说起	97
二、两种态度共存	98
第六章 走出中世纪：欧洲	107
第一节 星占学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	108
一、从波伊提乌到乔叟	108
二、星占学理论的探讨与发展	113
三、预言种种	117
第二节 星占学与天文学及气象学之关系	118
一、纯天文学研究的端倪	118
二、星盘与天体测量	119
三、彗星	122
四、星占学与气象学	124
第三节 星占医学	124
一、星占医学的历史线索	125
二、星占医学的理论	128
三、星占学与14世纪的黑死病	130
第四节 著名学者与文学家笔下的星占学	132
一、知识界代表人物之星占学观	132
二、文学作品中的星占学	134

第七章 中世纪阿拉伯的星占学与天文学	141
一、巴格达	142
二、中亚及波斯	145
三、开罗	148
四、伊儿汗王朝与帖木儿王朝	149
五、西班牙：交流的孔道	153
六、翻译运动	154
第八章 文艺复兴：星占学盛极而衰	159
第一节 星占学的“第二黄金时代”	159
一、君王、贵人和星占学	159
二、第谷与开普勒：一流天文学家 也是一流星占学家	162
三、乌托邦里的星占学	171
第二节 作为一种行业的星占学	174
一、星占历书：畅销读物	174
二、形形色色的职业星占学家	176
第三节 星占学家知道什么?(上)	180
一、寻找失物	180
二、寻人·寻逃仆逃犯	181
三、寻船·航海预卜·航海保险	182
四、物价·生意盈亏	182
五、寻宝寻金·寻找点金石	183
六、诉讼利钝	184
七、个人的穷通祸福	184
八、职业选择	185
九、婚姻·家庭	185
十、治病	186
十一、怀孕·预测胎儿性别	186
十二、寿数	187
十三、种种私人决策	189

十四、提供“宿命安慰”	189
第四节 星占学家知道什么?(下)	190
一、军政大事与王朝兴衰	190
二、火灾与时疫之类	192
三、1577年大彗星：迷信与科学	193
第五节 星占预言：能否说准？	199
一、如何为说不准辩解	199
二、如何解释说准的预言	200
第六节 打击、反对与衰落	201
一、打击之举与反对之声	201
二、衰落：并不是打击与反对的结果	202



第九章 中国星占学的特殊性	207
第一节 一个运作了2000年的军国星占学体系	207
一、一份统计表	207
二、古代中国有没有本土的生辰星占学?	209
第二节 中国星占学的思想基础	211
一、中国人的天是有情的天	211
二、“天命”的转移	212
三、“天垂象，见吉凶”	213
四、阴阳和谐与为政之道	214

第十章 分野理论	217
第一节 天区划分	217
一、三垣二十八宿体系	217
二、十二次体系	219

第二节 天地对应	220
第三节 一些非主流的体系	223
一、“国次星野”	223
二、二十八宿与二十八山	223
三、“月所主国”：一种时间分野	225
第四节 佚事数则：分野理论的意义	226
一、正统何在？	226
二、丰城剑气：天地对应臻于极致	227
三、重要人物的行踪	228
 第十一章 恒星星占学	229
第一节 中国人的恒星世界	229
一、星官	229
二、星经	231
三、星图	232
四、星名	235
第二节 恒星的占象与占辞	237
第三节 北斗七星	239
第四节 客星、瑞星与妖星	245
 第十二章 可推算天象：日月与行星星占学	249
第一节 日月之占	249
一、日蚀占	249
二、月蚀占	252
三、月位占	254
第二节 行星之占	256
一、国师与丞相之死：行星占的重要	256
二、五大行星与五行	257
三、木星与十二次	260
四、“荧惑守心”之类	264
五、“五星聚舍”之类	266

第十三章 彗星与流陨之占	269
第一节 中国的彗星星占学	269
一、可怕的彗星	269
二、马王堆汉墓帛书《彗星图》	270
三、哈雷彗星的32次回归记录	271
四、彗星从何而来?	274
五、几次著名的彗星星占	275
第二节 流陨之占	277
新版后记	281
综合索引	283
插图索引	291

导论

一、星占学与天文学

在现代公众心目中，星占学(astrology)与天文学(astronomy)两者显然是根本不同的东西：前者是迷信而后者是科学。然而在历史上，情况并非如此。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再稍往后一些的年代，星占学家和天文学家还是无法区分的——他们从来就是同一种人。在拉丁文中，他们被称为astrologus；他们所操的职业则称为astrologia，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 ἀστρολογία，意为星象学，也即星占学。星占学在汉语中又常译成占星术或星占术，本书则统一使用“星占学”一词，因为拉丁文中后缀-ology按照惯例都译作“学”。

“天文”一词在中国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易经》里保留着这个词的原始用法。《易·彖·贲》上说：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易·系辞上》又说：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这里“天文”的含义都是指天象，即各种天体交错运行而在天空上所呈现的景象，这种景象被称为“文”。不过古人仰观天象，其目的并非探索自然奥秘，而是为了从天象中看出人世间的吉凶祸福——这正是星占学的根本宗旨。因此在古代中国，“天文”一词通常都是指仰观天象以占知人事吉凶的学问，即星占学。

按照上面所述的古义，“天文学”一词理应用来对译astrology才对，但是如今却用来对译astronomy。当然，约定俗成既久，也就只好沿用下去。不过对于打算了解星占学历史和天文学史的人来说，这方面的区别却不能不搞清楚。

天文学和天文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组现代的观念，古代则只有星占学和星占学家。我们之所以说古代星占学家和天文学家是同一种人，主要是因为，星占学家确实掌握着天文学知识(只是现代天文学知识中的一小部分，主要是天体测量方面)——

这是他们从事星占学活动必不可少的工具。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种活动的性质和进行此种活动所需的工具，显然不能混为一谈。不幸的是以往的大量宣传性读物已在一般公众中造成了根深蒂固的误解，似乎古代真有那么一大批“天文学家”在从事着与今天的天文学性质完全相同的科学活动，而这并不是历史事实。即使在古代星占学家自己的主观意识中，他也是把自己所从事的活动看成是旨在寻求“天人之际”的大奥秘并预知未来的吉凶祸福；而绝不是像许多现代读物所强加到他们头上的那样，看成是进行所谓“科学研究”。

还有人将星占学与天文学的关系比作炼金术与现代化学的关系，这也有不甚贴切之处。炼金术随着现代化学的兴起而衰亡，大体上呈现为后者替代了前者的局面；而星占学在天文学从它那里独立出来并迅猛发展之后，却并未衰亡。事实上，星占学迄今仍在欧美各国广泛流传。比如有些报纸上每天都要登载算命天宫图(horoscope)，偶有一天未载竟还会有读者提出抗议；又如前几年还有关于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根据星占学行事”的传闻，在报纸上闹得沸沸扬扬。此外还有出版星占学专业杂志的，开办星占学专门学校的，种种花样，不一而足。近年且有输入中国的端倪。

在古代，星占学曾经哺育了天文学的萌芽，积累了天文学知识，这一现象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世界都无例外。所以今天人们只要试图研究天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只要试图了解古代社会中的科学—文化史，就不能不认真回顾历史上的星占学。至于在现代天文学早已高度发展、人类已经登上月球、飞船已经奔向火星的今天，仍在世界各地流传着的星占学，尽管它的算命天宫图已可用电脑排算，实际上则只剩下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若干价值，而不再具有任何科学意义。

二、星占学的类型及有关观念

星占学在古代影响到文化的许多方面，根据它与古代文化不同方面的结合情况，可以分成若干种类型。但是占绝对主流地位的星占学类型只有两种。

第一种类型专门根据星象来预卜各种军国大事，诸如战争胜负、年成丰歉、水旱灾害、帝王安危之类。这种星占学不涉及一般人的个人命运——不过帝王(有时也可扩大到后妃或重臣)除外，因为这些人的个人命运关系到军国大事。被这类星占学用作占卜对象的天象范围颇广，除了恒星、行星之外，还包括日、月运行及其交蚀，以及彗星；中国古代更将流星、陨星、云气乃至风霜雨雪、雷电冰雹等大气现象都包括在内。这一类型的星占学本书称为“军国星占学”(judicial astrology，国内尚无统一译名)。

第二种类型是专门根据一个人出生时刻(有些流派用受孕时刻)的天象来预言其人一生命运的星占学。这一类型涉及的天象较少，仅限于黄道十二宫和五大行星及日、

月。这种星占学本书称为“生辰星占学”(horoscope astrology, 国内同样尚无统一译名)。

以上两种星占学的主流类型，是本书中将要详细研讨的，这里先不多论。此外还可以提到一种较为次要的类型，通常被称为“星占医学”(astrologic medicine)，它将对人体的诊断、施治乃至草药的采集、备制等都与天象联系起来。这也将在本书第六章第三节讨论。

以上所言星占学类型，主要是着眼于它们不同的文化功能而划分的。至于依据所占天象的不同而将星占学细分为“行星星占学”、“恒星星占学”、……之类，即所谓“形态学(morphology)分类”，则是在技术层面上为了讨论方便而采取的措施。在这一层面上还可以作其他各种划分，比如根据占辞的种类而分；这就随论述者各自的风格和喜好而异了。

在西方，军国星占学和生辰星占学都以同一个古老的哲学观念作为基础。这个观念认为：人世间万事的发展是前定的，或者通俗一些说就是“命中注定”的，也即所谓“历史有个秘密计划”，而借助于对天象的观察和研究，人类有可能窥破这个万古大计划中的若干部分或细节，从而使自己获益。对此波普尔(K.R.Popper)有过很好的论述：

这些观念表达了人类最古老的梦想之一——预言的梦想，也即我们能知道将来我们会遭遇些什么，我们能据此调整我们的政策因而从这种知识得益。这个古老的观点得到关于日食和行星运动的预言获得成功这一事实的支持。历史主义学说和天文学知识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占星术的理论和实践中清楚地显现出来。【1】

至于星占医学，则基于一种“大宇宙一小宇宙”类比的理论，即认为人体是天地星辰这个大宇宙的一种袖珍翻版，是一个小宇宙。这种观念源远流长，后来文艺复兴时期在帕拉塞尔苏斯(I.Paracelsus)及其追随者那里得到很大发展。

在中国，情况却颇有不同。古代中国人固然也有通过星占学仰窥天意的思想，但在中国星占学家心目中，历史即使也有一个“秘密计划”的话，这个计划无论如何也不是前定的。换句话说，天象虽能反映天命或天意，但这个天命或天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并不存在一个万古长存、而且被不折不扣地执行着的计划（而在古代西方，笃信星占学的人们相信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秘密计划——它通常被认为是由神制订的）。天命或天意随时都可能改变，改变的依据则是帝王在人间所施行的统治是否“有德”。因此，古代中国的星占学和星占学家都明显地是非宿命论的，星占学家仰观天象，是为了向帝王预告或解释天命或天意，使帝王知道上天对他在人间统治的满意程度。而贤明的帝王则时

【1】 波普尔(K.R.Popper):《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482~483页。

时以“有德”深自约束，不敢胡作非为；万一发现有过失而招致上天不满，则立即战战兢兢采取措施以求“回转天心”。这些措施如《史记·天官书》所述：

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

修德修政是指约束自身和调整政策，务使归于“有德”的境界；修救修禳是指举行各种禳祈仪式以求感动上天。如果什么也不做，“正下无之”，那就坐等灭亡，天命很快就会转而眷顾别人了。这样一幅天人互动、交相作用的生动图景，古代中国人称之为“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在这幅图景里，人不仅可以通过星占学去了解天意，人还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变天意。而且，在“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这样的表述中，中医中类似西方的“大宇宙一小宇宙”类比观念也被包容在内了，尽管古代中国并未发展出明确的“星占医学”类型。

三、星占学的历史线索

从已发现的史料来看，在西方世界，军国星占学和生辰星占学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巴比伦。年代最早的军国星占学文献属于古巴比伦王朝时期(约公元前1830~前1531年)，内容是据天象以预占年成好坏的；同一时期一份金星伏现表中也有星占预言。而到亚述帝国时期(公元前1530~前612年)已出现被现代学者习称为《征兆结集》(原文的拉丁转写为Enūma Anu Enlil)的大型星占文献。生辰星占学出现得稍晚一些，这类文献在波斯入侵时期(公元前539~前331年)已见使用，但专家们相信它们发端于新巴比伦王朝时期(公元前611~前540年)，后来以“迦勒底星占学”(Chaldaean astrology)之名盛称于世，以至于在西方语言中，“迦勒底人”成了“星占家”、“预言者”、“先知”的代名词。

接着，这两种星占学类型就从巴比伦向周围扩散开来。很可能还在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开始他的远征(公元前334年)之前，军国星占学就传入了埃及。随后，波斯本土、巴比伦、埃及等地在转瞬之间都成了亚历山大所率希腊大军的征服地，开始了“希腊化时代”。多半是希腊人为埃及带来了巴比伦的生辰星占学，现今在埃及墓室壁及纸草书中发现的许多星占文献，包括算命天宫图，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希腊化时代”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星占学传播，当数生辰星占学之输入希腊。这种“迦勒底星占学”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名为贝罗索斯(Berossus)的人在公元前280年前后引入希腊的，此后就成为欧洲星占学的主流，经过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直至文艺复兴，一直盛行不衰。而历史更悠久但似乎常与东方型专制集权统治联系在一起的军国星占学，则在欧洲不那么重要了。

中国星占学的历史线索与西方世界有很大不同。古代中国的星占学始终只有军国星

占学一个类型，而且承继性极强，大致在战国秦汉之际定型之后，几乎不再变化。中国本土从未产生出生辰星占学(见本书第九章第一节二)。而庞大完备的军国星占学体系则在中国至少保持并运作了两千年，对古代中国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起着现代人难以想像的作用。^{【1】}

然而，尽管一种军国星占学体系在古代中国独尊了两千余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其间从未出现过西方生辰星占学的踪迹——后者向东方传播，也曾几次到达中华大地。在第一次东传浪潮中，佛教的兴起和传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本来就有自己的星占学，大体也属生辰星占学类型；而从大约公元前400年开始，印度天文学处于巴比伦的影响之下，至亚历山大远征，希腊的影响又进入印度天文学，先与巴比伦影响共存，不久就取而代之。大约公元400~1600年，是印度天文学的“希腊化”时代。在此之前，佛教已开始向印度境外输出。宗教家向异地传教时，通常都要吸纳星占、医药之类的学术，以便打动人心，达到“弘法”的目的，佛教也不例外。这些夹杂着巴比伦、希腊和印度本土色彩的生辰星占学，先从北路经过中亚诸国而传入中国；随着佛教在中国南北的兴盛，到隋唐之际，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直接交往以南路为主频繁展开。因而在六朝隋唐时期，伴随佛教传入的西方生辰星占学(有时杂以印度、中亚等处地方色彩)在中国曾一度广泛流行，几至家喻户晓。这一浪潮到宋代消退，不久就销声匿迹了。

西方的生辰星占学第二次到达中国是蒙古人的疯狂征服及其横跨欧、亚之大帝国建立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元朝御用天文学机构中接纳了一些伊斯兰星占学内容——这种星占学的根源仍可追溯到希腊—巴比伦。这次东传的规模很小，影响也非常有限。

西方生辰星占学第三次进入中国是16、17世纪来华耶稣会教士们在中国传教的副产品，其突出的代表是穆尼阁(J.N.Smogolenski)的《天步真原》一书，这是一种介绍生辰星占学以及排算算命天官图的实用性手册。但是星占学本不是罗马教会大力讲求的学问，而且此时已是近代科学革命在欧洲开始、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独立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所以即使在醉心于耶稣会士传来的各种西方学术的那部分中国士大夫中，西方的生辰星占学也未曾受到多少重视。这次传入的影响甚至比第二次还要小。

这里需要顺便提到一个问题：中国既未产生自己的生辰星占学，西方传来的也只是匆匆过客而没有长久的市场，那么难道中国人竟对于预卜自己个人的穷通祸福从来就不感兴趣？当然不是如此。预卜个人穷通祸福这一功能，在西方由生辰星占学来完成，在中国则由八字算命来完成。这两者之间其实有共同之处——都要考虑人出生时刻这一时间起算点；只是中国的四柱八字不涉及任何具体天象，自然不可能被归入星占学的范畴。至于中国八字算命法在其创立过程中是否曾受到西方生辰星占学的影响或启发，则

【1】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参见江晓原：《天文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1992)。

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

四、天文学与星占学分道扬镳

“纯粹的”，以探索自然奥秘为宗旨的，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本来也是古已有之的——古希腊天文学就是一个这样的例证。然而自从星占学从古巴比伦向四周扩散之后，即使在古希腊，“纯粹的”天文学一直存在，也不能认为天文学和星占学是相互独立的。理由非常明显：从事这两种活动的是同一些人。即使大名鼎鼎如希巴恰斯(Hipparchus，旧译依巴谷)和托勒密(Ptolemy)——此二人在现代人心目中都是古代伟大的天文学家，也同时都是星占学大师。他们从事天文学研究这一点毫无疑问，也确实是伟大的天文学家，但在另一方面，希巴恰斯是他那个时代的星占学权威，他的星占学说经常被后世的罗马著作家所援引；托勒密更有著名的星占学著作《四书》(Tetrabiblos)。事实上，一直到中世纪晚期，托勒密的名字首先还是与《四书》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我们不应忘记，以希巴恰斯和托勒密为代表的、旨在探索自然奥秘的古希腊天文学，在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是极为罕见的，甚至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在西方世界，随着希腊文明的衰落，科学精神的光辉也归于黯淡。接下来是始而强悍、继而腐朽的罗马帝国。罗马人对法律和工程技术之类的事务给予最大的关心，而对古希腊有闲哲人们讲求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不感兴趣。再往下就是漫长的中世纪，按照某些西方作家的夸张说法，天文学在此期间除了为教会推算一个宗教节日，简直就不值一提；而星占学由于教会的态度颇为暧昧，也谈不到十分繁荣。倒是后来兴起的阿拉伯人在这两门学问上大领风骚。当然阿拉伯学者也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是一身二任——既从事天文学也从事星占学，而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后者的工具。

进入文艺复兴时期，星占学在欧洲大为繁盛，天文学也大有进展，但两者仍相互联在一起。真正使天文学与星占学分道扬镳的大功臣，或许当推哥白尼(Copernicus)。人们通常将他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1543)视为现代天文学诞生的标志，乃至视为现代科学产生的标志，确实有着不少理由。与他的前辈们不同，哥白尼几乎没有搞过任何星占学，也未有星占学方面的著作或学说传世。这可以看成是天文学正式从星占学那里独立出来并且“走自己的路”的标志。

历史的发展当然会有一些曲折与反复。虽有哥白尼开了伟大先例于前，旧传统并不会在一夜之间完全被抛弃。继哥白尼之后，有欧洲天文学界的又一位骄子第谷(Tycho Brahe)驰誉当世，而他又是一位大星占学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第谷晚年的学生和助手、以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而名垂千古的开普勒(J. Kepler)，在星占学方面甚至比他的老师更负盛名。图1是那个时代天文学仍与星占学合为一体生动写照：图中人物

【1】参见《天学真原》，第355、382页。